

# 遥远的阿克吐别克村

孙现富



早上刚刚下过一场小雪。暖阳下，地上银光一片，薄薄的积雪，被风儿一吹，就像妖娆飞舞的银蛇，不停地扭摆着身子。整个村子，洁白寂静，只有房顶上升起的缕缕炊烟，仿佛诉说着人世间的乡愁与祥和。

阿克吐别克村，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窝依莫克镇的一个小村落。“阿克吐别克”，哈萨克语的意思是“白色的河滩”。村子依河而建，坐落在闻名遐迩的额尔齐斯河畔。村上410户人家，1230口人，有哈萨克族、塔塔尔族、回族，是个典型的多民族村落。别看人口不多，住得却很分散，最远的沙吾尔山片区，距离村部100多公里。

上次到阿克吐别克村时，村上刚刚启动乡村振兴工程。脱贫后的牧民腰包鼓了，村里的街道也整洁许多。一排排风格独特的雅居鳞次栉比，绿树花草妆点其间。站在山坡上远远观望，如一幅精美的水墨画。有牧民说：“村子亮堂了，我们的心也敞亮了！”

正是那次缘分，我结识了几位驻村干部。其中，就有阿勒泰地区审计局的康文慧。那个时候，康大姐是第二次驻村。最初，组织上不同意她两次驻村。康大姐找到领导，说自己快要退休了，没啥要求，就想为乡村振兴做点事。质朴的话，让组织无法拒绝。康大姐还有个很好听的哈萨克族名字：巴合霞。就像多彩的霞光，绽放着自己，映照着他。

听说康大姐要去结亲户巴合提古丽家，我提出跟着去看看。村子的街道很直很长，远远的尽头是一片胡杨林。康大姐说，那里是她经常去的地方，想念家人了，工作不顺心了，就坐在胡杨树下静静看夕阳落山。

康大姐告诉我，牧民家的棚圈也是她经常去的地方。“看到羊羔跪乳的情景，很温馨！”她每次去，更多的是看谁家的母牛下仔了，谁家的羔羊又生了。因为，养殖业是阿克吐别克村的支柱产业，牛羊和骆驼是牧民生活的希望，也是驻村工作队关注的重点。

“巴合霞姐姐！”看到我们过来，巴合提古丽老远就和康文慧打招呼。刚走进房间，她就把冒着热气放着酥油的奶茶端上来，她的女儿又端来一大盘香气扑鼻的奶疙瘩和风干肉，那份质朴和热情让你无法拒绝。“看看，我就是这样吃起来的！”康文慧

笑着说。

几年前，巴合提古丽的丈夫因病去世，她带着两个孩子，生活很不容易。康文慧第一次驻村与她结为亲戚，至今已有7个年头，温暖的时光早已把她们融为一体。巴合提古丽说，忘不了巴合霞姐姐和她一起清理牛圈、羊圈，一起学猫叫吓唬顶棚的老鼠……她忘不了，儿子努尔兰生病，是巴合霞姐姐半夜跑来陪她去看医生；儿子本命年，细心的巴合霞姐姐按照汉族习俗，给儿子买来红色的户外裤、红袜子。巴合提古丽的眼泪扑簌簌往下流。她说，这些应该都是亲姑姑做的事情，巴合霞姐姐都做到了。

## 二

与阿克吐别克村的牧民交流，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“石榴籽”。去年初春，一场暴风雪突袭阿勒泰。居马别克家的羊群在转场时被大风吹散，几十只羊失踪。羊群可是牧民的命根子啊！居马别克哭着给工作队打来电话。当时风雪交加，天地之间白茫茫一片，狂舞的雪花几乎让人睁不开眼睛。队长李军带着工作人员和村干部紧急赶往深山古道。

吊桥处没有，柳河滩没有，巨山沟也没有。雪越下越大，天越来越暗，就是找不到羊群的踪影。李军一边安慰几近绝望的居马别克，一边鼓励大家继续坚持。几经波折，终于在河谷的尽头找到了冻得瑟瑟发抖的羊群。那一刻，魁梧高大的居马别克紧紧抱住李军嚎啕大哭。

在驻村干部的心里，乡村振兴不是一句口号，它是党和政府向人民作

出的庄严承诺。具体到他们，就是要让牧民棚圈里的牛、羊、骆驼更多，老百姓的腰包更鼓，已经富起来的日子不能再回去，这些也是李军最操心的事。

沙吾尔山片区远离村本部，这里山水肥沃，牧草漫野，是阿勒泰地区最优质的牧场之一。不过，也是狼群经常光顾的地方，每年都给牧民惹下不少麻烦。工作队决定帮助牧民安装围栏。为了解决资金问题，他们向“娘家”阿勒泰地区审计局求援。单位非常支持，方案上报没几天，5万元专项经费就划拨到位。工作队更是不敢耽搁，看质量、定产品，当天冒着大雨就把围栏发放到27户牧民手中。

俗话说，邻居好，赛金宝。我向工作队的同志，怎样才算牧民的好亲戚好邻居？有的说，多办实事多解难题；有的说，群众需要时，及时伸出援手。在队长李军看来，就是要让牧民在乡村振兴的路上不掉队、更幸福。一次，他听说牧民勒乐提想扩大养殖规模，因为缺少本钱放弃了。李军记在了心里，他在村里又转了几户，发现和勒乐提有一样情况的牧民还有。他专门跑到县农商行寻求帮助。对方很支持，224万元的低息养殖贷款很快批了下来，一下子圆了11户牧民的“发展梦”。看着棚圈里新增的十几只牛、羊，勒乐提夫妇逢人就讲，只有自家人才会这样帮他们操心。

## 三

在阿克吐别克村简陋的队部里，工作人员讲冬天被刺骨的寒风刺激得

说不出话、走不动路的经历；夏天被蚊虫叮咬得不想说话，一说话蚊虫就往嘴里钻；还有夜晚老鼠蜘蛛爬到脸上、瞬间吓醒的历险……没有抱怨和后悔，娓娓道来中，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。他们中间有的已为人父母，有的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孩子，驻村工作人员的身份，让他们担当起更多责任、牺牲和奉献。

康文慧性格开朗。在同事眼里，她就是“康坚强”。她的儿子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，很痛苦，多少次，儿子在微信里说：“妈妈，我真的快坚持不住了！”不能挽救儿子，不能陪伴儿子，是一种什么样的煎熬和心痛。更何况，她也是一个做过肿瘤切除手术的人。然而，笑容始终是她最好的表情。

“人都要往前走，再大的苦难都要站直了生活。”笑谈中，泪水一次次挂满她的腮边。这一次驻村，康大姐写了11万字的日记。她说，这次结束驻村也该退休了，她要用余生好好爱母亲、爱儿子，当一个孝顺的女儿、合格的妈妈。

说起“妈妈”，驻村干部易江莉也是万般滋味涌上心头。儿子在阿勒泰读小学，爱人在外地工作，一家三口，身处三地。由于工作，她经常很久才回家一次。有次儿子说，他想妈妈的时候，就抱着她的枕头睡觉，因为上面有妈妈的味道。后来，儿子把这个情节写到了作文里，感动得老师和同学们都流下了眼泪。

当易江莉在电话里听完儿子的讲述，一个人躲在小屋里，一遍又一遍擦着脸上的泪水。她感觉儿子长大了，就像阿克吐别克村河边的大树，苍劲挺拔，参天有力。

还有被称为“大男孩”的饶建勋，26岁来到阿克吐别克村，一驻就是5年。眼看“俊男”变“剩男”，女朋友却还没着落。家里三天两头催，也曾张罗过几个，可他连约会的时间都不能保证，有时还会跟着牧民转场，时不时因为手机没信号“失联”，时间久了，对象就黄了。周围人都替他着急，他却总是一句话：“是你的，早晚来；不是你，急也没用。”果不其然，前不久他找到了幸福的另一半。

告别了阿克吐别克村，它已深深埋藏在了我心里。虽然相距3000多公里，但我会经常想起这个村子，还有那些工作人员。



成横琴的特殊名片。

与澳门只隔着一条濠江的横琴岛，面积相当于3个澳门。河道最窄处直线距离仅仅有187米。漫步在横琴岛的河岸边，能望见对岸澳门鳞次栉比的建筑群，甚至可以清楚看到葡京大酒店的金色外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在夜幕下五光十色。

当时的横琴岛，却是荒草、海浪、礁石，夜晚一片漆黑。“待月横琴久”。我知道你在等待，等待一个属于你的时代的到来。每一次的大起大落，都在为你最终的横空出世积蓄力量。你相信，月光总会像水银一般从高空流泻下来。

那是一个载入横琴史册的夏天。2009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《横琴总体发展规划》，将横琴岛纳入珠海经济特区范围，计划逐步把横琴建设成为“一国两制”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。横琴岛，犹如一把奇妙的古琴，从美丽传说中走来，带着阳光的味道，穿越了历史的烟波，在珠江口的西岸，奏响了大开发的序曲。

2023年4月，春意还未褪下，属于夏天的热度已按捺不住悄悄登场。

我随香港文联大湾区交流考察团再次来到横琴，一个比童话世界还要美的海岛迎面扑来！你的模样变得如此高大上，我完全找回初见的感觉。

驱车驶过横琴大桥，开阔平坦的道路上，自北向南一路串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、横琴口岸、澳门大学新校区、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，一个个地标性建筑拔地而起。高高耸立的横琴国际金融中心，与澳门大厦和珠海中心大厦隔岸相望，“城市天际线”已然连成一片，看上去十分壮观。

13个年头悄然走过。在粤澳合作产业园，在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，在粤澳跨境金融合作示范区……形态各异的崭新平台里，传颂着一个个青年奋斗的故事，书写着一段段“横琴首创”的篇章。在横琴这片热土上，创新，已镌刻进它的基因。

当太阳慢慢落下，天空变幻的色彩犹如海岛敞开海纳百川的胸怀，正在等待着来自四面八方的“琴师”，为这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“琴”调音助威，共同弹奏一曲激越磅礴的横琴乐章。

## 一首诗的见证

高洪波

1978年，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份。因为这一年我告别了从军10年的云南军营，脱下了绿色的军装，从云南回到北京，由一名解放军炮兵排长转身变为《文艺报》最年轻的编辑兼记者。

按理说，时代指的是岁月和时间，城市是物理上的地理坐标，而诗歌则属于精神产品中的精华和精粹，是人类思想的闪电，是语言的结晶。之所以把时代、城市与诗歌这3个词组连在一起，源于1978年，源于北方一座叫长春的城市，也源于一首诗歌，它的名字叫《有一座城市叫长春》：

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/我从北京赶到长春/装备成奔赴北极的模样/我有点惧怕关外的寒冷/但我喜欢那里的人文/那一个节气属于寒冬/踏在长春的雪地上/乘坐着奇妙的有轨电车/雪在脚下吱吱作响/快乐的麻雀却不声不响/斯大林大街上罕有行人/我去走访杨公骥/他侃侃而谈 纵论天下/告诉我，二十八岁已是教授/在延安应聘 我刚二十八岁/羞愧中无言以对/只注意到他脚下的马靴很精神/一个才气逼人的老人/我去拜访张松如/我知道他的笔名叫公木/《八路军军歌》的作者/此刻却蜗居在一间小屋/门口摆放着的大缸/散发出酸菜的气味/公木朴实平和而又亲切/他的笑容我至今难忘/在一幢红顶小木屋下/我走进鄂华的童话/与北大化学系高材生谈文学/谈他的《水晶洞》和《幽灵岛》/他倚马可待的才情/倾倒多少芸芸众生//那一天长春的雪层很厚/但我被朱晶和曲有源感动/他们的热情浓烈似酒/驱走了北方的寒冷/我大口吃着关东第一美食/猪肉酸菜粉“可劲造”/还没来得及流行//“上酸菜”的翠花还没出生/但长春的冬天被酒浸泡/或许还有关东烟的香醇//那一天，十一届三中全会/刚刚在北京召开/改革开放尚属陌生的词语/如今，人们耳熟能详/冬季结下的累累硕果/迎接春天 酿造明天/朝气充盈着一个民族的躯体//长春，关于落雪的记忆/还有一座童话之城/给予我的憧憬与想象/让一个二十八岁的文学青年/在今天，写下的一行行诗句……

这首诗写于2007年9月14日，转眼回写诗的那一天离今年已经16年过去了，岁月之河就这样汨汨地流淌着。今天，我要对1978年说些什么？这首诗已替我做了充分的回答。

我的故乡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（原称哲里木盟）开鲁县。曾经有10年的时光，这里划归吉林，长春是省会。因此在我从军期间，我填写的籍贯一律是“吉林省哲里木盟开鲁县”。1978年之后，哲里木盟又复归内蒙古，一直到今天。

1978年8月，我转业到《文艺报》做编辑。当时的《文艺报》属于中国文联，是中国文联的机关报。那时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还没有分家，我到派出所落户口的时候，派出所的小民警把“中国文联”中联合的“联”写成了连队的“连”，可能当时它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陌生的组织。

1978年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，我在冬天里和《文艺报》评论组副组长郑兴万的那一次出差。记得在10月间，我和我的组长兼《文艺报》编辑部副主任刘锡诚走访湖南和广东两地的老作家。那是改革开放前夕，文艺界的文人们敏感热情，率先发出了很多声音，比如诗人白桦、曲有源等，用他们的诗歌喊出了那个时代的强音，还有雷抒雁、李发模、李松涛以及后来复出的艾青、公刘、韩瀚等一批诗人，都是我服务和研究的对象。

两个月过后，我和郑兴万到

东北长春出差。山海关外是我的祖居之地，我知道它的冬天非常寒冷，因此我们每人专门向后勤保障部门申请了一件厚厚的棉大衣，然后穿上棉鞋，戴上栽绒棉帽，乘火车抵达长春。就像我诗里所写到的，长春非常寒冷，大雪掩盖了这座城市，但是城市的生气依然让我感到亲切和熟悉，有轨电车叮叮当地驶过长春的街道，还有宽敞的斯大林大街。另外，我在长春见到的是一批我久仰而尊重的文人，比如文学史家杨公骥、诗人公木，还有从小我就喜欢阅读他作品的鄂华，聊天中才知道他大学读的是北大化学系，而曲有源是当时一家杂志负责诗歌的编辑。我和编辑部的朋友们亲切地交往，他们陪着我到老郑走访一个又一个作家，参加一个又一个座谈会。这期间最大的一件事发生了，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，尽管那个时候通讯远不如现在这样发达，但是有关这次重要会议的信息迅速传到了长城外的关东大地，作家朋友们奔走相告，内心充满了一种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，文学的春天、改革开放的春天就这样不知不觉降临到我和我朋友们的生活里。

然而当时我还来不及想太多，我默默地看着朋友们激动的目光，听着他们激情洋溢的畅谈，讨论文学如何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起到自己应有的作用。那时有老作家身份还没有恢复，比如公木先生，但是他用沉稳的嗓音和坚定的目光跟我聊起延安，谈起文学讲习所以及他对诗歌“第三自然界”的理解和领会。这位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》和《八路军军歌》的作者，这位后来为电影《英雄儿女》谱写不朽赞歌的老诗人满头白发，衬映着漫天白雪，留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
1978年，难忘的时代，难忘的岁月，它给予一个初踏文坛的年轻人以一种莫名的期待和激励，时代的热潮让我感觉到了投身知识的渴望。回到北京后，我参加了东城夜大中文系的学习，充实自己，而后又上了文学讲习所评论编辑班，然后是中央党校、国防大学，一座座学校给我充了电，老师和同学们帮助我一步一步走向未来。

有一座城市叫长春，有一个年头叫1978年，有一次会议叫十一届三中全会。这一切组合在一起，形成一种特殊的时代印痕和映像。回望来路，百感交集。展望未来，充满信心 and 希望。这个世界理所当然会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。



## 待月横琴久

江 扬（美国）

初次上岛，是因你诗意的名字。横琴，在古诗里有“忘言意不极，日暮待横琴”（羊士谔《书楼怀古》），“石楼待月横琴久，渔浦经风下钓迟”（伍乔《寄史处士》），“雷起鼻端秋枕石，泉鸣指下夜横琴”（陆游《散发》）等佳句，字里行间流淌着美妙的抚琴声，让人感悟到诗人的性情操守。

横琴岛的命名，则来自一个古老的传说：天上的七仙女下凡到海边沐浴，人间的烟火味让她们拨琴而歌，踏浪而舞。夕阳西下时月亮露出了脸，她们依依不舍地与出海归来的渔夫告别，赠送上大琴和小琴。顿时，狂风大作，浪涛翻卷，瞬间化为大、小横琴两座岛。

岁月悠悠，两座岛默默无闻地静偎在珠江口西岸，犹如横在南海碧波上的两把“琴”。

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，岛民们在大、小横琴岛之间围垦填海，将两个岛连成一个大岛。同时还在东、南、西部填海，使横琴岛总面积扩大到106平方公里，成为“百岛之市”珠海的146个岛屿中最大的一个海岛。

我第一次上岛那年，岛上只有一条公路，还坑坑洼洼的，坐在车里不停地颠簸摇晃。原生态的植被站在烈日下、风雨中，翠绿、金黄。两种浓重的色彩叠印在一起，绚烂如霞。

远处，零零星星散落着低矮茅寮，原始、朴素，没有一点脂粉气。它们的颜色和大地深色的泥土。它们就是大地深处的一块块泥土。

秋风吹过，一阵阵清新的气息直透人心底，鼻子闻得到远处大海的存在。穿越遥远的时空，我依稀听到古老的先民在这里劳作的声响。岁月早已远去，唯有分布在沙堤、沙滩、沙洲中的古文化遗存——赤沙湾沙丘遗址依然在讲述着故事。破碎的陶片、零落的青铜器、精美的玉器……先民们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细绳纹、刻划纹勾勒釜、罐、圈足盘，到底想要告诉后人怎样的神秘信息？

公元前2000多年，横琴的先民逐水草而居，在岛上开垦蚝田，种蚝采蚝，体现出先民的生存智慧和土著文化。如今许多人大老远从外地跑来，就是为了品尝“一大、二白、三肥、四嫩、五脆”的横琴蚝，这也构